

聯合報暨各界慶祝美術節籌備會合辦 美術座談會紀錄 遵照 總統訓示致力戰鬥美術世道人心繫於美的教育 反攻復國才是 美的急務

【紀錄：本報記者楊蔚、應鎮國】

時間：民國五十五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三時

地點：台北市聯合報社五樓會議廳

出席：傅狷夫、楊三郎、馬台水、張杰、何明績、丘雲、蒲添生、闕明德、張英超、吳昊、方向、秦松、郎靜山、鄭桑溪、楊景天、林振福、王超光、婁經緯、馬壽華、陶壽伯、丁念先、李起哉、姚夢谷、于還素、李梅樹、施翠峰、梁又銘、張慧生、包遵彭、呂基正、譚旦岡、程其恆。

主持人：范鶴言（本報社長）、程其恆（全國各界慶祝美術節籌備委員會代表）

紀錄：本報記者楊蔚、應鎮國

討論題綱：

一、中國美術工作所處的環境：（一）思想的、（二）社會的、（三）經濟的。

二、中國美術工作的題材問題：（一）政治的、（二）教育的、（三）欣賞的。

三、中國美術工作的發展方向：（一）國畫、（二）西畫、（三）書法、（四）雕塑、（五）新派畫、（六）美術設計。

四、中國美術工作者本身應有的努力：（一）觀念方面、（二）技術方面。程其恆：總統曾經提出「戰鬥文藝」的號召，在美術方面講，應該是「戰鬥美術」。什麼是戰鬥美術？第一，需要遵循三民主義的理想，以全民美術對共匪的「工農兵」美術；第二，必須發揮鼓舞民心士氣的力量，遵照總統在國軍文藝大會對文藝工作的十二項訓示去做，一致為反共復國而努力。

郎靜山：美術為人人愛好，人類文明才有美術。美術不獨包括書、畫，凡百事物均可有美術，天生有美與不美，雜陳在一起，若以美術配合，那麼不美的也可得到美的條件來修改，這樣來美化人生。攝影是現實的畫面，豈可不用美的條件來配合？所以，求美之道，不一定限於事物，祇要配合，多多益善。還有一個問題，也要配合時代，因為有當今的急務，不能說理想的是美，現實的不用美。所以，今天的美術節提倡美術，不但于書、于畫、于言、于行、于思想、于精神，都要美。譬如大陸河山變色，同胞分離，這是不美之極，而反共復國即為美之所急務。所以我們要遵循總統的文藝工作訓示，以配合時代美的需要。

馬壽華：美術應有益於「人心世道」，即應含有教育性。從事美術工作，不管是畫什麼，不管是那一類，其最高的目的，也就是對人類有所貢獻。我們看歷代的名畫，有很多是歌頌忠孝節義的，即便是山水，也求陶冶與開闊人類的胸襟。

中國的繪畫，有數千年歷史，有其輝煌的時代，到石濤有一大變動，出現新面目，但這一新面目，仍有其歷史的淵源。所以，如果談到發展方向，國畫不應被西畫同化，但也不可墨守成規。

范社長：三月廿五日，是本年度的美術節，我們覺得美術工作者，近年來埋頭努力，有很高的成就，但如何把這成就發展開來，由點擴大到面，因而本報邀同全國各界慶祝美術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程其恆先生，約請各位座談，我們希望由於各位的卓見，為中國美術界開拓更寬闊的境界。**傅狷夫**：我覺得，美術界的宣傳作風應該切實改善。如何改善法，關係到兩方面，一是我們美術界本

身的，一是為美術界發表宣傳的傳播機構的。

談到宣傳作風敗壞的原因，是我們缺乏批評風氣，現在所有的批評，不是作過份的揄揚，就是近乎護罵的指責，固然，評論人有責任，盲目發表評論文章的傳播機構也有責任，為了美術界的前途，實有糾正的必要。

陶壽伯：我有三點意見，想借這機會說一說：

第一，是關於書畫材料，我認為我們需要克服困難，選用台灣土產的，以留下這一時代作品的紀錄。我記得，抗戰時期在大後方，繪畫與練書法的，都是採用重慶的土產紙，為後人留下「重慶時期」作品的特徵。早期，台灣土產的紙、墨、顏料，都不適用，有的人就設法到香港去買。可是我們知道，香港也不出產書畫材料，那些東西都是從大陸匪區運出來的。

第二，是關於宣傳方面對從事美術工作者的鼓勵。我覺得，台灣的報紙不重視這一類活動，像書畫展覽，報界似乎認為不是新聞，反觀香港地區，一有書畫金石展覽，報紙都競相刊載活動消息。香港是殖民地尚是如此，台灣為民族文化所繫，似應給更大鼓勵，或許台灣因被報紙縮張所限制，但我們希望沒有別的不重視美術的原因。

第三，是關於新派畫與舊派畫的，有人用新派畫反對舊派實，我認為是不對的，因為我覺得，沒有舊的，就更沒有新的。

派畫其實並不深奧，能畫山水的，就能畫新派畫。席德進的一幅新派畫，是採擷出水畫十分之二三放大的，有一報上選用了一位女作家寫文章大捧特捧，我不能苟同。我認為，中國畫就與中國菜一樣，應該完全是中國式的，可以隨時代或觀念而作改進，但不能脫離中國式的風格。

張英超：執政黨三中全會發表的宣言中，有一項是主張文藝領導與建立批評制度，我覺得是十分適合時代需要的。談到批評，外國有專門學美術的記者，能寫出一件作品的好壞，如果我能只讓一個略知皮毛的人來寫評論文章，則一定抓不到癢處，在這方面，我希望聯合報能為新聞界開一先河。批評應根據理論作基礎，現在有很多人把耳朵當成眼睛，有人說畢克索是香的，大家就說香的。這是犯了根本的錯誤。

至於新舊派問題，我個人的看法是，藝術潮流是三十至五十年一個起伏，無所謂新舊之爭。拿女人頭髮做例子，現在我們所看到最流行的，是往後梳的披髮，不正是民初所流行的？談到這裡，我認為先要正名，才能談這問題，那是說，新派畫並非抽象畫，而抽象畫也不是現代的，或前衛的。新派畫家也必須拿出真的新的作品來，自然會被大家接受與承認，但不能要人閉著眼睛來說「這是新的」。

包遵彭：我拋開歷史博物館立場，純粹以一個學歷史的人來看，今天是中國藝術齊頭並進的時代，不分新的或舊的，不分抽象的或具象的，正在發揚批判進步精神

我以為，藝術是無分中西的，也無分舊的，我們五千年化歷史，融合現代思想，中國文藝復興時代會來臨的。無分新派舊派

創造輝煌年代

建立公正批評風氣

過份揄揚有害無益新的、舊的，是否分得了家？我且講一個包公故事：

有一對兄弟，一個叫「維新」，一個叫「守舊」，互相不滿對方，跑到包公那裡，要求包公替他們分家。包公答應了他們請求，叫他們跪在祖宗神位面前，一個要叫哥哥，一個要叫弟弟，叫到最後，包公再來替他們分家。兄弟兩個開呼叫時，做弟弟的喊了一聲「哥哥」，聲調中充滿仇恨；做哥哥的喊了一聲「弟弟」，也怒目而視；後來，兩人的稱呼漸漸的揉合了兄弟的親情，以至抱頭痛哭。

這時，包公跑出來，要他們分家，兄弟兩人再也不願意分家了。

這個故事就是說，有一天，我們確信被學西方的或守舊的教訓夠了，我們就會出現輝煌的中國藝術。

其次，我要指出現在作家們的宣傳方式，有些過份的自卑或自信。一位畫家要開展覽會，需要請將軍、部長，最好是五院院長到場品題，這是不相信自己，「謙虛」得過份的做法。有一種人，把作品送給留學生，最好是「中國小姐」，帶到外國去，還藉此炫耀一番。從事藝術工作者要是沒有良心，用世俗之見，是絕不會產生新的作品的。適當的自信，可以創造作品獨特風格，而且會被人承認的。

如果有人容許，我要提出發起自我勸勉砥礪運動，以建立民族自信，自我尊嚴。

我十分贊成執政黨提出的戰鬥文藝批評運動，因為我們現在的文藝批評，多屬於感情方面的揄揚，已流入公式應酬，形容張三的，也可適用於李四，這還能說什麼批評，或對作品有什麼好處。

于還素：為藝術觀點引起爭論，任何國家都有，不過都是屬於理論性的。畫家與畫家，只有藝術技巧的分別，理論是一致的。

我認為，培植藝術家、與藝術家合作的，一般公認的報紙，只聯合報一家。藝術家本身應該怎麼做？不是新派舊派問題，我們最好是接受古代的經驗，用我們新的思想，前途就很有希望。

楊三郎：我們在報上常見一種怪現象，是報上所刊的評論文章，是靠外面投稿的，因而自己捧自己，給社會留下很多錯誤觀念。

美術家應該用自己力量，用自己良心來創作，不必靠宣傳。

方向：我的意見是：(一)希望報紙能給藝術工作者有指導作用，有正確的努力方向，把真的藝術與冒牌的藝術，分別出來。(二)新派與舊派只看價值，好的就是好的，不好的就是壞的，沒有新舊不同之分。(三)舉行展覽會，不要找人捧場，尤其不能接受別人贈送花籃，以免讓別人破費。(四)反對為于右老雕塑銅像招標的做法，這對藝術工作者是種侮辱。不取巧，不投機

藝術良心第一

最忌墨守成規

梁又銘：美術界有一難題，就是不受一般社會人士的重視，這固然有許多客觀的因素，美術界人士也應該反躬自問，有許多人自稱為畫家、大師，但究其實，並無內容。我們的美術環境，應該是很好的，也是很自由的，雖然經濟環境不夠，光靠美術不能生存，但仍然勉可維持，沒有真正到「潦倒」的地步。我認為，我們應該配合工業社會，才能生存。譬如國立藝專的工藝科，就是一個例子。

談到題材問題，譬如國畫仍限於山水，不能擴及到現實，這是一個死角。因為不能配合社會，題材死的。必須配合政治、教育、工商業，才有發展。

我不認為繪畫因抽象具象而有新、舊之分，這是皮毛之見。在思想上，我們應配合廿世紀，祇有食古不化才是舊的。我不反對新，但要誠懇，不可投機、取巧，否則就會失敗。

美術是離不開政治與教育的，如果脫離政、教，會被淘汰。

姚夢谷：我認為美術的發展，正如包館長所說，將來會有「大一統」的局面出現，再無新、舊、或中、西之別。中、西畫應該彼此多多的學習，中畫是中國人多少年來的經驗，西畫也是同一道理，是西洋人多年的經驗。中、西之間，沒有多大的差別。中國也是一直在接受西洋文化的影響，譬如龍門的石刻，周代的陶器，都有西方影響的痕跡。接受不是可恥的事情，相反的，能夠容納、消化，是中國人的偉大處。

不論是繪畫、彫刻、工藝，祇有好、壞之分，並無新、舊的區別。中國的民族文化，就是要靠接受祖先留下來的東西，再容納西方的，而發揚光大起來。我有一句話：「西風東漸東漸西，不薄今人重古人」，正是我前面所說的道理。

吳昊：目前，一般人對現代美術，即所謂新派畫，有點誤解，以為它是怪誕不經的，其實，它是西洋美術受時代的影響而演變的廿世紀的美術，祇是我們較為保守，對新的觀念不易接受。還有人認為現代畫就是抽象畫，這也不對，抽象畫祇是現代畫中的一支。

現代畫有很多畫派，有很多種，並不僅限於抽象畫。總而言之，有現代精神性的，才是現代畫。

畫對於我國現代畫家來說，並不是全盤移植西洋的，而祇是受到現代美術創造性的啟示，吸收其優點，研究其理論，它並非沒有傳統的精神。而且，在材料的運用上，和技法的表現自由，充分的創作，更能發揮傳統思想和民族性。不過，它並不是形式上的傳統，而是內在的，更發揮了創造性。

現代美術是當前世界畫壇上一個主流，除了鐵幕共產集團外，自由世界每一國家都有很多現代畫家，而且國際性的展覽會，都以現代美術為對象，可見其世界畫壇所受到的重視。

我們不必爭新、舊，而應該本著藝術的良心來創作。不管國畫、西畫、影塑、新派畫，都貢獻出我們這個時代的藝術品來。

目前，畫壇很活躍，畫家很多，是可喜的現象，但是展覽會場夠理想的可說沒有，我們應該有一個夠水準的美術館。我們也沒有美術收藏家，希望大企業家，能夠對美術發生興趣。此外，建立良好的批判制度也是很需要的，希望報界能夠增加美術記者，增加藝術活動的報導篇幅。

張杰：目前台灣的大部份畫家，多為從事教育，似為除此而外，無何出路，我們美術工作者所處的社會環境很差。此外，對思想方面也不太重視，中國的美術教育，都是技術的教育，思想的教育較少。就經濟環境而言，我拿日本為例，在日本到處可以看到畫，也就是說大家都買畫，總之，畫家是有出路的，可以依此為生活的，但是我們的情形差得太多。

談到中國美術工作的發展方向，我跟一位美國朋友談過，將來的畫、彫塑，是否會混在一起？因為目前雕塑也有顏色，畫上也貼東西。我認為將來是會走向此一方向的，會不受材料和技術的限制。將來的國畫也可能走此道路，那時的繪畫，既不是國畫，也不是西畫，而是中國人畫的，一種新創的，且能夠代表中國風格的畫。事實上，日本目前的情形，已經如此。

我認為，批評一幅畫，主要是看它有無創造性，並沒有新、舊之分。我們生為現代人，為何要畫唐朝、漢朝的畫呢？這種作品，幾千年後，如何能看出是什麼時代所畫的東西？其次，談到具象與抽象的問題，抽象不見得就是新的畫，具象也不見得是舊的畫，這

還要歸結型前面所說的，看它有無創造性。譬如劉國松的作品，有人批評為國畫山水部份的「放大」，但是，他有其自己獨特的面目，換言之，有他的創造性。但是，有一些國畫，如果把名字遮起來，根本就看不出是什麼時代的作品，這又怎能談到創造呢！

總之，我們的觀念要新，技術也要求新，更重要的是要有創造性，而不祇是無謂的摹仿！

馬白水：我有一個具象而又抽象的意見，具象的說，美術當然靠創作，更靠運動，如無運動（也就是傳播），其創作即被埋沒。希望聯合報多傳播，負起傳播責任，發揚中華民族的美術。而抽象的說，是自己毫無具體的辦法，請大家多提供意見。

李梅樹：就嚴格的美術而言，國畫、西畫是一樣的，過去不同，是受交通及大自然影響。一九〇四年以後，野獸派出現，漸漸接近東方，東方也漸漸接近西方。所以，今天應該是祇有繪畫，而無國畫、西畫之別。祇有在材料上，或是平面，或是立體的表現方式之異。再過一些時候，相信新、舊、抽象、具象，再無此種紛爭了。

一件美術品的藝術價值，必須有以下四個重要的條件，即：(一)要有藝術性，即為根據「美」而製作的作品；(二)要有時代性，即現代人要根據現代的美術思潮去製作作品；(三)創造性，即為在獨特的意念之下創作的作品；(四)恆久性，即為百看不厭，越看越好的作品，不受時、空的影響。

從這四個條件來看，繪畫應無新、舊、抽象與具象之分。祇要畫得好，具備這些條件，就是好作品。

藝術也應該有理論的支持，祇有技術是不夠的，試想，如有人連透視法都不懂，其作品可想而知。藝術家也應該有鍥而不捨的精神，一直畫下去，要不停的畫，才有成就。

其次，我要談一點材料的問題，國內到現在還不能製造畫素描的木炭紙，一般學生都使用道林紙，很不理想。素描是基本的訓練，應該設法讓學生們有好的材料去學習。其他如油畫布、顏料等等，目前我們也都有困難，還有，我們推動美術，也應有一個好的展覽場所，但是到現在我們沒有適當的展覽地點。

秦松：有很多美術家，對美術的了解不夠，在創作上也很含混，缺乏理論的基礎。我認為，實用的美術與純粹的美術，應該分開。純粹的美術，是不考慮找不到職業的，而祇知道向藝術邁進。我也不承認有所謂新、舊之分，但有人卻對新的畫家，抱了歧視的態度。至於談到紛爭，也是舊畫家提出來，新畫家則祇是答辯而已。

譚旦岡：大家都知道，中國美術，在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性，中國文化又是有系統的永恆性；無論過去有若干次，異族在軍事和政治曾經侵佔過，但是中國傳統的文化，卻反過來征服過侵佔者，使我國的歷史得以延長到現在，五千年的輝煌史蹟，是完美的整部存在；不像埃及、希臘、羅馬般，僅能炫耀於一時。現在，共匪抹煞歷史，摧殘文化，種種瘋狂行動，不亞於過去異族的侵佔，甚有過之；身為中華民族的我們，每一個人人都應維護文化傳統，致力創造出新時代的新中華美術。

楊景天：

從事廣告工作，與純粹的藝術是兩回事，前者是應用的，後者則不計較代價，不考慮有無市場的價值。不過，我過去有一段時期研究室內佈置，發現一個危機，即純粹的美術是否能繼續適應這個進步迅速的時代。我拿牆做比喻，一個設計得很新的牆，就應該有新的畫配合。而在美國，壁已經有很多是玻的，又應該掛什麼樣的畫呢？在這種牆上，過去的油畫、雕刻、國畫，都已經不能配合。我有一結論，即應用的與純粹的美術，此兩者是絕不相容的。因此，有時我想，純粹的美術，將來也許祇能放在博物館內，以保存藝術家的高超的思想。

剛才有人談到美術與工商業配合，但這也不是簡單的事情。應用美術，並不祇是畫，尚有其心理學及社會學的基礎。不過，有繪畫經驗的人，較容易從事此種工作，倒是一個事實。

【1966-03-19/聯合報/13版/聯合周刊】